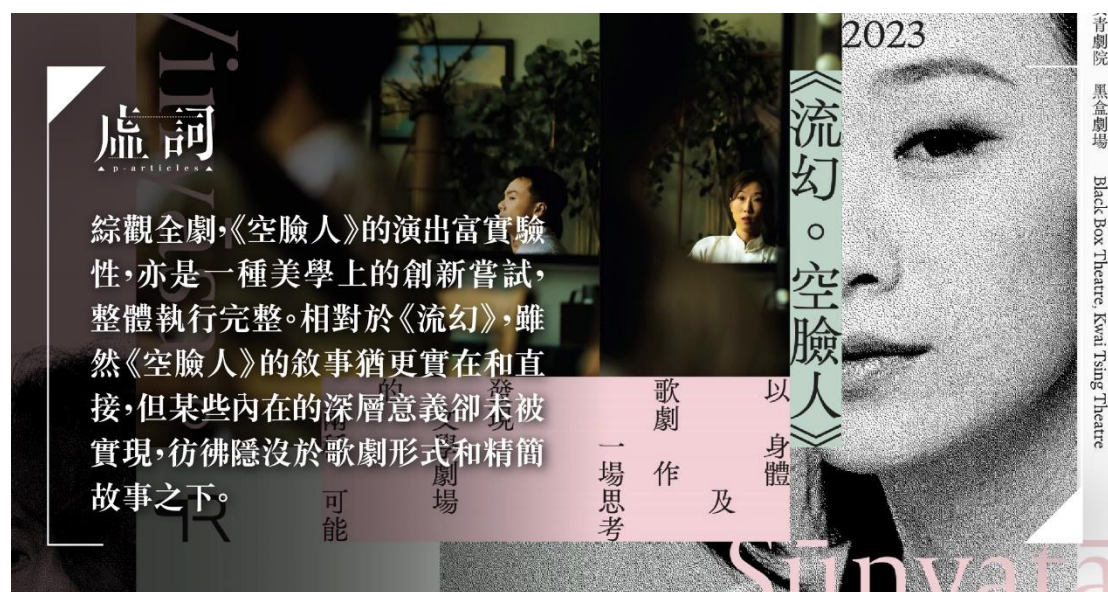


評舞台劇《流幻。空臉人》——貫注意象的文學劇場

來源：虛詞 [【原文】](#)

日期：2023-05-12

撰文：石啟峰



意象和文學，應該是浪人劇場獨樹一幟的創作標誌，舞台劇《流幻。空臉人》也是如此。演出分為兩個部分，先是形體劇場，後是粵語歌劇。兩個段落，各自游移於虛實之間，過程創造出豐饒的意象，巧思不斷。而演出的實驗性頗為鮮明，但同時於觀眾心中佈下不少疑問。

《流幻》：帶著皮箱重回劇場

觀眾讀到宣傳文案或場刊時，大概會留意到《流幻》原是大館的戶外委約演出；後來疫情限制了劇目的海外公演，因此被改拍成劇場電影於愛丁堡藝穗節及墨爾本藝穗節線上放映。直至今日，劇目再次轉化成室內演出，回到葵青黑盒劇場，睽違的實體表演總叫人翹首以待。

兩位表演者黃譜誠及陳嘉茵，聯同導演譚孔文創作出《流幻》。簡素的舞台上有一道白色佈景，四盞柔和的夜燈，而角落則佈置了幾張椅子和茶几。故事以一對男女的情感關係為軸。表演者善用連貫的形體，展現對於關係始末的順

時片段：親近、契合、絞纏、戰鬥、崩塌、疏離和道別。

《流幻》緣於對小說的沉醉，所以演出不時有畫外音從旁帶領。她既是作家，身處同一時空引導表演者；同時又是讀者，與觀眾共同塑造出一個宏觀視角。形體和敘事相互交織。而兩位表演者演出能量豐富，配合得相當純熟，勾勒場景的關鍵意象時更見默契，例如：將一通不速而至的電話化成即興的探戈。

另外，《流幻》巧妙利用光影呈現美學。表演者的陰影，灑落在背景白幕之上，如此更能將觀眾的注意力引導到肢體動作上。及至後段，燈光轉弱，表演者於舞台中央，從皮箱取出幕布和電筒，利用剪影拼湊更多細膩的片段。幕布相隔二人，好比一層隔膜，各自用道具投映出男人和女人的影子，若即若離。直至最後，隨著二人聯繫的終結，女人還原一切作為道別。

雖然表演的獨特性令人驚豔，亦製造出充裕的想像空間，但部分意象偶有語焉不詳。在觀賞過程中，觀眾試圖挖掘，甚至詮釋這些元素時，或感虛幻和艱澀。

《空臉人》：視聽合而為一的魅力

浪人劇場一直將香港文學引進劇場。跨界藝術的可貴之處，在於作品與作品之間的對話和無可預期的碰撞。《空臉人》改編自韓麗珠的長篇小說《空臉》，原著蘊含豐沛的隱喻和情節，而編導譚孔文只摘取了當中的一小段——換臉工房的醫生為前度女友M進行手術的醫學報告。這個段落只記述了二人由相識到分開的經過，故事極之簡明，反而更能令觀眾集中探視M的內在心境和人物本質。

且看視覺上的呈現，舞台的佈景道具比《流幻》豐富，大多是玻璃和反光鏡面為材質的佈置，又於白幕掛上一疋薄紗，另一端的角落上方刻意放置了一個類似花的金色小裝飾。燈光色彩和運用亦變得更加大膽——慘白、灰藍、鮮紅。觀眾輕易就聯想到醫療手術、冷漠都市和割開臉龐等等的意象。蔡運華和張吟晶兩位表演者的服裝設計亦別出心裁。

演出現場亦有弦樂四重奏，樂曲旋律沉鬱而冷酷，加強了文本和讀白萌生的空寂感。女中音張吟晶亦以沉厚的歌聲竄進觀眾的內心。她演唱了多首由盧定彰作曲的原創歌目來揭露角色的心理，釋放了M因掙扎和孤獨而生的情思。如此，《空臉人》無疑發揮了一種將視覺與聽覺合而為一的魅力，呼應場景的深邃氛圍，也勾起觀眾對於醫生和M的共感。

//身體是一座雪山

流出冰冷

流出冰冷

一場虛空的手術//

——引自劇中歌曲《和戀人相處》

在這些表演要素之外，對於熟悉文學作品的人來說，他們如何由安分的讀者切換成安分的觀眾？如何參與作品與作品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？以上是我這位不安分的觀眾在一開始的期待，亦是離開劇場後仍未梳理的疑問。不過，《空

臉人》所形塑的蒼涼畫面，加上蔡運華的洗鍊演繹，確實拓展了我對小說的原有想像。

綜觀全劇，《空臉人》的演出富實驗性，亦是一種美學上的創新嘗試，整體執行完整。相對於《流幻》，雖然《空臉人》的敘事猶更實在和直接，但某些內在的深層意義卻未被實現，彷彿隱沒於歌劇形式和精簡故事之下。要是上下兩段的演出彼此有更堅實的串聯和交集，相信劇場體驗或可增益不少。